

“翻译腔”例析

冯彤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75)

摘要: 因理解之误和表达之误所致,“翻译腔”表现各异。作者认为,在英汉翻译中,只有努力钻研原作,充分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熟悉和掌握英汉语言的主要差异,表达符合译语语言习惯,才能使译文流畅自如,提高可接受性,消除“翻译腔”。

关键词: 翻译腔; 核心句; 形合; 意合; 原文; 译文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4-0556-05

“翻译腔”是翻译实践中的常见病,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称之为“translationese”^{[1](199)}。“翻译腔”又称“翻译体”,是指把原语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句法结构机械地移植到译语中,因而形成一种不土不洋、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语言混合体。其主要特征是只顾在形式上逐词逐句地紧扣原文,忽略译语语言结构的特点和习惯表达方式,译文生硬牵强,文笔拙劣,可接受性差^{[2](105)}。

导致“翻译腔”出现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理解之误,二是表达之误。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对“翻译腔”的种种表现进行实例分析,希望能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

一、理解之误形成的“翻译腔”

例 1^{[2](105)}. The essence of pearl mixed with essence of men a curious dark residue was precipitated.

译文 1: 珍珠的要素和人的要素一混合,一种奇怪的黑渣子便沉淀了下来。

译文 2: 珍珠的价值和人的灵魂,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便泛起一种奇怪的黑色沉渣。

译文 1 所以出现“翻译腔”,是译者不理解“the essence of pearl”和“essence of men”的意思,于是按照表层的字面意思将两个“essence”都翻译成“要素”。其实,“the essence of pearl”指的是珍珠的价值;“essence of men”则指人们自私贪婪的本性。珍珠的

极高价值和人们的自私贪婪一旦相遇,什么黑暗丑恶的坏事不会发生呢?理解了原文中的这个深层意义,译文 2 翻译起来就很清楚了。

例 2^{[3](179)}. Amongst any other population, or at a later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New England, the grim rigidity that petrified the bearded physiognomies of these good people would have argued some awful business in hand. (Scarlet Letter)

译文 1: 若在任何别的居民中,或在新英格兰较后的一段历史中,像这些生着胡须的善良人民的面相上凝结着的那种怕人的严肃,一定会被人认为就要发生可怕的事端了。

译文 2: 这些善良的人,脸上长满了胡须,表情显得僵硬和阴沉。这种表情若换在别的地方,或出现在新英格兰历史的后期,早就被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在译文 1 中,译者刻意忠实于原文的表层形式(句式和语序),没有深入理解句子中主语表层结构“the grim rigidity thatpeople”的深层意义,译文生硬牵强难以理解。译文 2 将表层结构“the grim rigidity that people”逆转换为深层结构的核心句“These good people wore beard and had the physiognomies of grim rigidity.”,再按汉语的习惯组织和翻译成中文。

从例 1 和例 2 的分析中表明,对原文中一些表层结构现象后有隐晦语义的把握,关键是要透过原

文的表层结构来分析其深层结构,或找出结构简单、语义清楚的核心句或近似核心句,充分领会其深层意义。因为“各种语言在核心结构上要比在表层结构上远为接近。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把复杂的表层语法结构转换到它们的核心句,那就可以更加顺利地传译,并能把翻译中的曲译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4](124)}

例 3^{[2](103)}. In Kino's ears the Song of the Family was as fierce as a cry. He was immune and terrible, and his song had become a battle cry.

译文 1: 在奇诺的耳朵里,“家庭之歌”像呐喊一样高昂。他是免疫的、可怕的,他的歌声变成了呐喊。

译文 2: 奇诺耳边响起的家庭之歌,就像呐喊声声,凶猛激烈。现在他对于人间的苦难,已是无所畏惧,反而叫人胆战心惊。家庭之歌已变成了战场上的喊杀声。

在译文 1 中,译者脱离上下文的语境,孤立地分析和理解“immune”一词的意思,将其译成表层的字面意思“免疫的”,结果颇令人费解,使译文产生了“翻译腔”。通过上下文,我们了解到:奇诺由于采到一颗特大的珍珠被搞得家破人亡,房子被烧,船被凿了个洞,儿子被枪杀,再大的苦难他都经受过了,还有什么灾难能使他畏惧呢?译文 2 深入上下文的语境,将“He was immune and terrible”正确理解为:“Kino is immune to the great disaster, so he becomes terrible in some people's eye.”并按汉语的习惯组织和翻译成中文。

例 4^[5]. If people mean anything at all by the expression of “untimely death”, they must believe that some deaths run on a better schedule than others.

译文 1: 如果有人通过“死得不是时候”这种说法来意味什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认为一部分的死亡和另一些死亡相比,在时间上来得好。

译文 2: 说起“早逝”,人们或有所指,他们定然相信有些死亡更合天意。

译文 1 没有把握整篇文章内容,忽视了对原文上下文语境的分析和理解,对“untimely”的翻译实属望文生义。“untimely”一词多义,在词典里的概念意义有两种(1) not suitable for the time or occasion(不合时宜的);(2) happening too soon(过早的)。译文究竟选择第一义还是第二义,原文的下文给译者提供了答案:“Among prominent summer deaths, one recalls those of Marilyn Monroe and James Dean, ...the fact John

Keats died at 26 ...”提到了三个英年早逝的人物:玛丽莲·梦露,詹姆斯·迪恩以及约翰·济慈,据此译者可以确定“timely”的词义为“过早的”。这样对宾语从句“some deaths run a better schedule than others”的理解才符合逻辑,原文整体思想明确。

从以上例 3 和例 4 的分析中表明,面对可有多重理解的原文词或句,词和句的涵义都与上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如果脱离上下文,不把握全文的整体思想和情感,孤立地理解、翻译每一个单词和句子,译文将显得支离破碎,毫无条理,就会产生“翻译腔”。因此,翻译时应该利用上下文语境分析的方法,最终确定词或句含义,把它准确地传达给译语读者。

二、表达之误形成的“翻译腔”

例 1^{[2](99)}. The report noted that eating less fat and more food with whole grains and other fibers can protect against cancer.

译文 1: 这份报告特别提到了少食脂肪,多吃含全面粉和其它纤维素的食品能预防癌症的那些建议。

译文 2: 这份报告特别提到,有人建议少吃脂肪,多吃全粮食品和其它含纤维素的食物,能预防癌症。

例 2^{[2](105)}: The study found that non-smoking wives of men who smoke cigarettes face a much greater than normal danger of developing lung cancer. The more cigarettes smoked by the husband, the greater the threat faced by his non-smoking wife.

译文 1: 这项研究表明抽烟男子的不抽烟妻子罹患肺癌的危险比一般人大得多,丈夫抽烟越多,其不抽烟的妻子面临的威胁越大。

译文 2: 这项研究表明,妻子不抽烟而丈夫抽烟,妻子得肺癌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大得多。丈夫抽烟越多,妻子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

例 1、例 2 的译文 1 过分拘泥按原文形式和句子结构,使用不符合译语(汉语)语言习惯的长定语。译文虽然能看得懂,但不流畅、不自然,读起来生硬、别扭,属于“翻译腔”。

例 3^[6]. You compare Nora with your English women who wolf down from three to five meat meals a day, and naturally you find her a sylph.

译文 1: 你把娜拉和你们英国每天狼吞虎咽吃三

至五餐肉食的妇女相比,那么你自然觉得她是个窈窕淑女了。

译文2:你们英国妇女每天狼吞虎咽吃上三、五餐肉食,你把娜拉和他们相比,自然觉得她是个窈窕淑女了。

译文1拘泥于英语原文的形合句法,逐词逐句死译;译文2根据汉语的意合句法,按逻辑关系组织并列句。

例4^{[3](181)}.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and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rhood, 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

译文1:单身汉如果手中拥有一笔丰厚的财富,必定要考虑娶房妻室,这已成为众所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乔迁新居,左邻右舍对他的感受和观点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以上的真理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邻居仍总将其视为自己某个女儿应该得到的一份财产。

译文2: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条真理真够深入人心的。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性情见识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自己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在句子的连接上,英语重形合,多主从复合句;汉语则重意合,多并列分句。形合是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依仗连接词或语言形态手段来实现;意合则指词语或语句间的连接主要凭借语义或语句间的逻辑关系来实现^[7]。英译中时,要将“形合”转化为“意合”。译文1保留了原文中“形合”痕迹,如:“单身汉如果……必定要”,“既然以上……所以……”。如此拘泥于英文结构,必定产生“翻译腔”。译文2按汉语意合法组织译文,简洁明快,突破了原文的句法结构的束缚,使原文的诙谐调侃的意味得以充分表现,更为传神。

例5. But for many, the fact that the poor people are able to support themselves almost as well without government aid as they did with it is in itself as a huge victory.

译文1:但对许多人来说,穷人能够不靠政府帮助自己养活自己而日子过得几乎和过去靠政府帮助时一样好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胜利。

译文2:但在许多人看来,穷人能不靠政府救济

养活自己,而且生活得几乎和过去依靠政府救济时生活得一样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原文的主句为系表结构“the fact... is a victory”,译文1拘泥英语的主谓结构,表达时突出主语“事实”,将“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句按定语从句来处理,造成“翻译腔”。译文2将主句结构中的主语转换为“这件事”,将“that”引导的同位语从句,汉译成并列句。

例6^[5]. Writers cannot bear the fact that poet John Keats died at 26, and only half playfully judge their own lives as failures when they pass that year.

译文1:作家们无法忍受这一事实:约翰·济慈二十六岁时就死了,于是就几乎半开玩笑地评判他们自己的一生是个失败,这时,他们才刚刚过了这一年。

译文2:诗人约翰·济慈年仅26岁便溘然长逝,作家们对此深感惋惜。他们过了26岁之后,便不无戏谑地叹息自己一生无所作为。

译文1没能根据英语句子的形合特点,借助关系词,弄清长句的脉络,分清主次,“翻译腔”严重。译文2按汉语表达习惯,打破原文语序,调整同位语、时间状语从句的位置,妥当断句,使原文内容表达清楚,流畅自如。

例7^[5]. The idea that the life cut short is unfulfilled is illogical because lives are measured by impressions they leave on the world and by their intensity and virtue.

译文1:被削短的生命就是一事无成的观点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人生的价值是由它们留给世界的印象和它们的强度及美德度量的。

译文2:“生命短暂即不圆满”,这种观点荒谬无理。生命的价值在其影响、在其勃发、在其立德于世。

译文1拘泥英语结构,从对代词的理解,到句子结构——同位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以及被动语态和过去分词的处理,生硬牵强,译文诘屈聱牙,可接受性差。译文2注意了遣词造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突出了句子的两层含义,断句合理,句子结构脉络清楚,译文自然流畅。

例8^{[8](300)}.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counting heavily on what is believed here to be a genuine Russian desire from a purely selfish standpoint to refrain from further intervent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译文1:美国国务院非常期望在这里被认为是真正的俄国完全出于自私的立场而从进一步干涉非

洲之角中撤退的愿望。

译文2: 此间认为, 从纯粹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 俄国人真的不愿意在非洲之角进一步地干涉。美国国务院对俄国的这种愿望是十分重视的。

英汉民族在文化、习惯及思维模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表达相同的客观事物时, 英汉语言在结构特点和习惯表达方式上各具不同。英语思维方式是结论在前, 分析在后; 而汉语思维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 分析在前, 结论在后。受这种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 英语复合句一般主句(重心)在前, 偏句在后。汉语的复合句则偏句在前, 主句(重心)在后。译文1拘泥于英语思维和形合句法, 将原文中的句子重心(结论)“The State Department is counting heavily on...”翻译在前, 原因分析在后, 如此照搬原语句式, 不合乎译语表达习惯, 译语读者不知所云。译文2按照汉语的思维方式, 进行观察角度的变换, 使分析在前, 结论在后(即偏句在前, 主句在后); 重新调整语序, 合理断句, 使译文忠实通顺。

例9^[9]. In a rather crude form, the cutting and polishing precious stones was an art known to the ancient Egyptians, and in the Middle Ages it became widespread in northwest Europe.

译文1: 对于古老的埃及人来说, 切割和磨制宝石的艺术还是很原始的, 并在中世纪广泛流行于西部和北部欧洲。

译文2: 古代埃及人已经懂得切割和琢磨宝石这门工艺, 虽然形式仍较粗糙。到中世纪, 这种工艺则已遍及欧洲的西北部。

译文1与原文在句式结构、句序、选词用字上基本对应, 译文欧化。在原文中, “the cutting and polishing precious stones”是主语, 表明作者的关注点(英语的视点), in a rather crude form 放在句首, 是重点提前; 并列句中的第二个分句用代词“it”作主语, 也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英译中时宜先确定译文的主语(视点)。译文2根据汉语习惯, 以 Egyptians(有生命的名词)作主语, 译文表达清楚准确。随之而来的只是将被动变成主动, 形容词变为动词。

例10^{[10] (261)}. I had spent a long day/ on a hired mule / before the mail carrier who had been my guide / pointed to a cabin on the far side of a stream, / mutely

refused the money/ I offered. / and rode on/

⑤ ⑥ ⑦

译文1: 我在一头租来的骡子/ 骑了一整天, 直到曾担任我向导的邮差/ 指着远处河边的小屋, 默默地

③ ④

地拒绝了/ 我给的钱, / 骑着骡走了。

⑤ ⑥ ⑦

译文2: 我雇了一头骡子, / 邮差权充向导, / 骑了一整天, / 然后他遥指着河边的那一幢木屋。/ 我

④

给他钱, / 他默然拒绝, / 迳自骑骡走了。

⑥ ⑤ ⑦

原句是典型的树型结构式的主从复合句, 主干很短, 而子句枝繁叶茂。译文1照搬原文句序, 使译文语义和逻辑混乱。译文2打乱原文句序, 按照汉语言语结构习惯, 对事件、动作顺序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及逻辑语义来编排, 此句的句序从原语的①—②—③—④—⑤—⑥—⑦改为译语的②—③—①—④—⑥—⑤—⑦, 译文就显得自然流畅, 消除了“翻译腔”。

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翻译的前提, 而用译语准确地表达原文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在译语表达阶段, 如果不了解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结构上各自的特点, 忽视译语表达习惯, 译者即使读懂理解了原文, 也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和束缚, 把原语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句法结构机械地移植到译语中来, 形成“翻译腔”。

三、结语

“翻译腔”的实例分析充分证明, 造成“翻译腔”的根本原因是: 在翻译的理解过程中, 译者没有突破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 在表达过程中, 译者将译语与原语过分机械地形式对等。要消除英汉翻译中的“翻译腔”, 只有努力钻研原作, 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 熟悉和掌握英汉民族思维和语言表达的主要差异, 使用符合汉语的习惯表达, 才能使译文流畅自如, 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当然, 在努力消除“翻译腔”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辩证地认识这个问题。不能不加鉴别地一律否定带有异国风味的译词、译句和译文。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译自外语的词语、句式及修辞手法, 生动活泼、明确通顺、新颖有力, 可以传神

达意,中国读者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此,我们要坚决消除不符合汉语基本结构规律、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从而破坏汉语语法规范、影响交际的“翻译腔”。

参考文献:

- [1] 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Brill Press, 1969.
- [2]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3] 周 仪, 罗 平. 翻译与批评[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4] 谭载喜.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5] 李淑琴. 语境——正确翻译的基础[J]. 中国翻译, 2001(1): 42-46.
- [6] 王正良. 运用意合法消除“翻译腔”[J]. 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99, (3): 67-69.
- [7] 张思洁, 张柏然. 形合与意合的哲学思维反思[J]. 中国翻译, 2001(4): 13-18.
- [8] 萧立明. 英汉语比较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9] 孙恺祥. 破除“翻译腔”的理论基础与翻译教学[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6(5): 60-66.
- [10]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Exemplifying the “Translationese”

FENG T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ese”, taking forms of one another, is due to the translator’s misunderstanding the SL(source Language) or using the TL(target language) unprobably. This paper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e Chinese version more smooth and acceptable and argues that “translationese” can be eliminated from translation through full understanding the SL and expressing the original idea in idiomatic Chinese.

Key words: translationese; kernel; hypotax; parataxis; SL text; TL text